北史/卷05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一 ◄

北史
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

齊宗室諸王下

► 卷五十三

文襄諸子　文宣諸子　孝昭諸子　武成諸子　後主諸子

文襄子

文襄六男：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；宋氏生河南王孝瑜；王氏生廣甯王孝珩；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；陳氏生安德王延宗；燕氏生漁陽王紹信。

河南康獻王孝瑜，字正德，文襄長子也。初封河南郡公，齊受禪，進爵為王。歷位中書令、司州牧。初，孝瑜養于神武宮中，與武成同年相愛。將誅楊愔等，孝瑜預其謀。及武成即位，禮遇特隆。帝在晉陽手敕之曰：「吾飲汾清二杯，勸汝於鄴酌兩杯。」其親愛如此。

孝瑜容貌魁偉，精彩雄毅，謙慎寬厚，兼愛文學，讀書敏速，十行俱下，覆棋不失一道。初，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，時俗眩之，孝瑜遂于第作水堂龍舟，植幡槳於舟上，數集諸弟，宴射為樂。武成幸其第，見而悅之，故盛興後園之玩。於是貴賤慕斆，處處營造。

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後對坐握槊，孝瑜諫曰：「皇后天下之母，不可與臣下接手。」帝深納之。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，不可而親。由是睿及士開皆側目。士開密告其奢僭，

睿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，不聞有陛下。帝由是忌之。爾硃御女名摩女，本事太后，孝瑜先與之通，後因太子婚夜，孝瑜竊與之言。武成大怒，頓飲其酒三十七杯。體至肥大，腰帶十圍，使婁子彥載以出，鴆之于車。至西華門，煩熱躁悶，投水而絕。贈太尉、錄尚書事。子弘節嗣。

孝瑜母，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。本魏潁川王斌之妃，為文襄所納，生孝瑜。孝瑜還第，為太妃。孝瑜妃盧正山女，武成胡後之內姊也。孝瑜薨後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訴，武成殺之。

廣甯王孝珩，文襄第二子也。歷位司州牧、尚書令、司空、司徒、錄尚書、大將軍、大司馬。孝珩愛賞人物，學涉經史，好綴文，有技藝。嘗於查事壁自畫一蒼鷹，見者皆以為真。又作朝士圖，亦當時之妙絕。

後主自晉州敗，奔鄴，詔王公議於含光殿。孝珩以大敵既深，事藉機變，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，揚聲趣并州；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，揚聲取長安。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，鼓行逆戰。敵聞南北有兵，自然潰散。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，帝不能用。

承光即位，以孝珩為太宰，與呼延族、莫多婁敬顯、尉相願同謀，其正月五日，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。相願在內，以禁兵應之，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。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，事不果。乃求出拒西軍，謂阿那肱、韓長鸞、陳德信等云：「朝廷不賜遣擊賊，豈不畏孝珩反邪？破宇文邕遂至長安，反時何與國家事？以今日之急，猶作如此猜！」高、韓恐其變，出孝珩為滄州刺史。至州，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，共為匡復計。周齊王憲來伐，兵弱不能敵。怒曰：「由高阿那肱小人，吾道窮矣！」齊叛臣乞扶令和以槊刺孝珩墜馬，奴白澤以身扡之，孝珩猶傷數處，遂見虜。

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，孝珩自陳國難，辭淚俱下，俯仰有節。憲為之改容，親為洗瘡傅藥，禮遇甚厚。孝珩獨歎曰：「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，今果然矣！自神武皇帝以外，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，命也。嗣君無獨見之明，宰相非柱石之寄，恨不得握兵符，受廟算，展我心力耳。」至長安，依例受開府、縣侯。

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，自彈胡琵琶，命孝珩吹笛。辭曰：「亡國之音，不足聽也。」固命之，舉笛裁至口，淚下嗚咽，武帝乃止。其年十月疾甚，啟歸葬山東，從之。尋卒，還葬鄴。

河間王孝琬，文襄第三子也。天保元年封。天統中，累遷尚書令。初，突厥與周師入太原，武成將避之而東，孝琬叩馬諫，請委趙郡王部分之，必整齊。帝從其言。孝琬免胄將出，帝使追還之。周軍退，拜并州刺史。孝琬以文襄世嫡，驕矜自負。河南王之死，諸王在宮內，莫敢舉聲，唯孝琬大哭而出。又怨執政，為草人而射之。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：「草人擬聖躬也。又前突厥至州，孝琬脫兜鍪抵地云：'豈是老嫗，須著此！'此言屬大家也。」初魏世謠言：「河南種谷河北生，白楊樹頭金雞鳴。」珽以說曰：「河南河北，河間也；金雞鳴，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。」帝頗惑之。

時孝琬得佛牙，置於第內，夜有神光。照玄都法順請以奏，不從。帝聞，使搜之，得填庫槊幡數百。帝聞，以為反狀。訊其諸姬，有陳氏者，無寵，誣對曰：「孝琬晝作陛下形哭之。」然實是文襄像，孝琬時時對之泣。帝怒，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。孝琬呼阿叔。帝怒曰：「誰是爾叔？敢喚我作叔！」孝琬曰：「神武皇帝嫡孫，文襄皇帝嫡子，魏孝靜皇帝外甥，何為不得喚作叔也？」帝愈怒，折其兩脛而死。瘞諸西山，帝崩後乃改葬。

子正禮嗣。幼聰穎，能誦《左氏春秋》。齊亡，遷綿州卒。

蘭陵武王長恭，一名孝瓘，文襄第四子也。累遷并州刺史。突厥入晉陽，長恭盡力擊之。芒山之敗，長恭為中軍，率五百騎再入周軍，遂至金墉之下，被圍甚急。城上人弗識，長恭免胄示之面，乃下弩手救之，於是大捷。武士共歌謠之，為《蘭陵王入陣曲》是也。曆司州牧、青瀛二州，頗受財貨。後為太尉。與段韶討柏穀，又攻定陽。韶病，長恭總其眾。前後以戰功，別封鉅鹿、長樂、樂平、高陽等郡公。

芒山之捷，後主謂長恭曰：「入陣太深，失利悔無所及。」對曰：「家事親切，不覺遂然。」帝嫌其稱家事，遂忌之。及在定陽，其屬尉相願謂曰：「王既受朝寄，何得如此貪殘？」長恭未答。相願曰：「豈不由芒山大捷，恐以威武見忌，欲自穢乎？」長恭曰：「然。」相願曰：「朝廷若忌王，於此犯便當行罰，求福反以速禍。」長恭泣下，前膝請以安身之術。相願曰：「王前既有勳，今復告捷，威聲大重，宜屬疾在家，勿預時事。」長恭然其言，未能退。及江淮寇擾，恐復為將，歎曰：「我去年面腫，今何不發？」自是有疾不療。武平四年五月，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。長恭謂妃鄭氏曰：「我忠以事上，何辜於天而遭鴆也？」妃曰：「何不求見天顏？」長恭曰：「天顏何由可見！」遂飲藥而薨。贈太尉。

長恭貌柔心壯，音容兼美。為將，躬勤細事。每得甘美，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。初在瀛州，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，免官。及討定陽，士深在軍，恐禍及。長恭聞之曰：「吾本無此意。」乃求小失，杖深二十，以安之。嘗入朝而出，僕從盡散，唯有一人。長恭獨還，無所譴罰。武成賞其功，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，唯受其一。有千金責券，臨死悉燔之。

安德王延宗，文襄第五子也。母陳氏，廣陽王妓也。延宗幼為文宣所養。年十二，猶騎置腹上，令溺己臍中。抱之曰：「可憐，止有此一個。」問欲作何王，對曰：「欲作沖天王。」文宣問楊愔，愔曰：「天下無此郡名，願使安於德。」於是封安德焉。為定州刺史。於樓上大便，使人在下，張口承之。以蒸豬糝和人糞以飼左右，有難色者鞭之。孝昭帝聞之，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。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，又加三十。又以囚試刀，驗其利鈍。驕縱多不法。武成使撻之，殺其昵近九人，從是深自改悔。

蘭陵王芒山凱捷，自陳兵勢，諸兄弟咸壯之。延宗獨曰：「四兄非大丈夫，何不乘勝徑入？使延宗當此勢，關西豈得復存！」及蘭陵死，妃鄭氏以頸珠施佛，廣甯王使贖之，延宗手書以諫，而淚滿紙。河間死，延宗哭之，淚赤。又為草人以像武成，鞭而訊之曰：「何故殺我兄！」奴告之，武成覆臥延宗于地，馬鞭撾之二百，幾死。後曆司徒、太尉。

及平陽之役，後主自禦之，命延宗率右軍，先戰城下，禽周開府宗挺。及大戰，延宗以麾下再入，周軍莫不披靡。諸軍敗，延宗獨全軍。後主將奔晉陽，延宗言：「大家但在營莫動，以兵馬付臣，臣能破之。」帝不納。及至并州，又聞周軍已入鸞鼠穀。乃以延宗為相國、并州刺史，總山西兵事。謂曰：「并州阿兄取，兒今去也。」延宗曰：「陛下為社稷莫動，臣為陛下出死力戰。」駱提婆曰：「至尊計已成，王不得輒沮。」後主竟奔鄴。

在並將卒咸請曰：「王若不作天子，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。」延宗不得已，即皇帝位。下詔曰：「武平孱弱，政由宦豎，釁結蕭牆，盜起疆場。斬關夜遁，莫知所之，則我高祖之業，將墜於地。王公卿士，猥見推逼，今便祗承寶位，可大赦天下。」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輔，齊昌王莫多婁敬顯、沐陽王和阿於子、右衛大將軍段暢、武衛將軍相裏僧伽、開府韓骨胡、侯莫陳洛州為爪牙。眾聞之，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。延宗容貌充壯，坐則仰，偃則伏，人皆笑之。及是，赫然奮發，氣力絕異，馳騁行陣，勁捷若飛。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，籍沒內參千餘家。後主謂近臣曰：「我

甯使周得并州，不欲安德得之！」左右曰：「理然。」延宗見士卒，皆親執手陳辭，自稱名，流涕嗚噎。眾皆爭為死，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，投磚石以禦周軍。特進、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，以萬兵叛。周軍圍晉陽，望之如黑雲四合。延宗命莫多婁敬顯、韓骨胡拒城南；和阿于子、段暢拒城東；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，奮大槊往來督戰，所向無前。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，捉長刀步從，殺傷甚多。武衛蘭芙蓉、綦連延長皆死於陣。和阿于子、段暢以千騎投周軍，周軍攻東門，際昏遂入。進兵焚佛寺門屋，飛焰照天地。延宗與敬顯自門入，夾擊之，周軍大亂，爭門相填。齊人後斫刺，死者一千餘人。周武帝左右略盡，自拔無路。承禦上士張壽輒牽馬頭，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，以崎嶇僅得出。齊人奮擊，幾中馬。城東厄曲，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之導，僅免。時四更也。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，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，不得。時齊人既勝，入坊飲酒，盡醉臥，延宗不復能整。周武帝出城，饑甚，欲為遁逸計。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，以為去必不免。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。周武帝乃駐馬，鳴角收兵，俄傾復振。詰旦，還攻東門，克之。又入南門。延宗戰，力屈，走至城北，於人家見禽。周武帝自投下馬，執其手。延宗辭曰：「死人手何敢迫至尊！」帝曰：「兩國天子，有何怨惡？直為百姓來耳！勿怖，終不相害。」使復衣帽，禮之。

先是，高都郡有山焉，絕壁臨水，忽有墨書云：「齊亡延宗。」洗視，逾明。帝使人就寫，使者改亡為上。至是應焉。延宗敗前，在鄴聽事，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，明日建尊號。不間日而被圍，經宿，至食時而敗。年號德昌。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。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，辭曰：「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，此非臣所及。」強問之，乃曰：「若任城王援鄴，臣不能知；若今主自守，陛下兵不血刃。」及至長安，周武與齊君臣飲酒，令後主起舞。延宗悲不自持，屢欲仰藥自裁，侍婢苦執諫而止。未幾，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，雲遙應穆提婆反，使並賜死。皆自陳無之，延宗攘袂，泣而不言。以椒塞口而死。明年，李妃收殯之。

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，孫正言竊謂人曰：「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，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：高王諸兒，阿保當為天子，至高德之承之，當滅。阿保謂天保，德之謂德昌也，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元，其言竟信云。」

漁陽王紹信，文襄第六子也。曆特進、開府、中領軍、護軍、青州刺史。行過漁陽，與大富人鐘長命同床坐，太守鄭道蓋來謁，長命欲起，紹信不聽曰：「此何物小人，主人公為起！」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，妃與長命妻為姊妹，責其闔家長幼，皆有贈賄，鐘氏因此遂貧。齊滅，死于長安。

文宣子

文宣五男，李後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；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；裴嬪生西河王紹仁；顏嬪生隴西王紹廉。

太原王紹德，文宣第二子也。天保末，為開府儀同三司。武成因怒李後，罵紹德曰：「爾父打我時，竟不來救。」以刀環築殺之，親以土埋之遊豫園。

武平元年，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為後，襲太原王。

范陽王紹義，文宣第三子也。初封廣陽，徙封范陽。歷位侍中、清都尹。好與群小同飲，擅致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。武成嘗杖之二百，送付昭信後，後又杖一百。及後主奔鄴，以紹義為尚書令、定州刺史。周武帝克并州，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。此地齊之重鎮，諸勇士多聚焉。前長史趙穆、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，迎任城王於瀛州。事不果，迎紹義。紹義至馬邑。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，皆齊叛臣，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，盡從輔相，及紹義至，皆反焉。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，欲取并州。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，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。周兵擊顯州，執刺史陸瓊，又攻陷諸城。紹義還保北朔。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，紹義遣杜明達拒之，兵大敗。紹義曰：「有死而已，不能降人。」遂奔突厥。眾三千家，令之曰：「欲還者任意。」於是哭拜別者大半。

突厥他缽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，以紹義重踝似之，甚見愛重。凡齊人在北者，悉隸紹義。高寶甯在營州，表上尊號，紹義遂即皇帝位，稱武平元年，以趙穆為天水王。他缽聞寶甯得平州，亦招諸部，各舉兵南向，雲共立范陽王作齊帝，為其報仇。周武帝大集兵于雲陽，將親北伐，遇疾暴崩。紹義聞之，以為天贊己。盧昌期據范陽，亦表迎紹義。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。其日，紹義適至幽州，聞周總管出兵于外，欲乘虛取薊城。列天子旌旗，登燕昭王塚，乘高望遠，部分兵眾。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，半為齊軍所殺。紹義聞范陽城陷，素服舉哀，回軍入突厥。周人購之於他缽，又使賀若誼往說之。他缽又不忍，遂偽與紹義獵于南境，使誼執之，流於蜀。紹義妃，勃海封孝琬女，自突厥逃歸。紹義在蜀，遺妃書云：「夷狄無信，送吾於此。」竟死蜀中。

西河王紹仁，文宣第四子也。天保末，為開府儀同三司。尋薨。

隴西王紹廉，文宣第五子也。初封長樂，後改焉。性粗暴，嘗拔刀逐紹義，紹義走入廄，閉門拒之。紹義初為清都尹，未及理事。紹廉先往，喚囚悉出，率意決遣之。能飲酒，一舉數升，終以此薨。

孝昭子

孝昭七男：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；桑氏生襄城王亮，出後襄城景王；諸姬生汝南王彥理、始平王彥德、城陽王彥基、定陽王彥康、汝陽王彥忠。

樂陵王百年，孝昭第二子也。孝昭初即位，在晉陽，群臣請建中宮及太子，帝謙未許。都下百僚又請，乃稱太后令，立為皇太子。帝臨崩，遺詔傳位於武成，並有手書。其末曰：「百年無罪，汝可以樂處置之，勿學前人。」大寧中，封樂陵王。

河清三年五月，白虹圍日再重，又橫貫而不達；赤星見，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，一夜盆自破。欲以百年厭之。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，百年嘗作數敕字，德胄封以奏。帝發怒，使召百年。百年被召，自知不免，割帶玦，留與妃斛律氏。見帝于玄都苑涼風堂。使百年書敕字，驗與德胄所奏相似。遣左右亂捶擊之，又令人曳百年繞堂，且走且打，所過處，血皆遍地。氣息將盡，曰：「乞命，願與阿叔作奴。」遂斬之，棄諸池，池水盡赤，於後園親看埋之。

妃把玦哀號，不肯食，月餘亦死。玦猶在手，拳不可開，時年十四。其父光自擘之，乃開。

後主時，改九院為二十七院，掘得小屍，緋袍金帶，一髻一解，一足有靴。諸內參竊言，百年太子也。或以為太原王紹德。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。齊亡入關，徙蜀死。

汝南王彥理，武平初封王，位開府、清都尹。齊亡入關，隨例授儀同大將軍、封縣子。女入太子宮，故得不死。隋開皇初，卒于并州刺史。

始平王彥德、城陽王彥基、定陽王彥康、汝陽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，並加儀同三司，後事闕。

武成子

武成十三男：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；李夫人生南陽王綽；後宮生齊安王廓、北平王貞、高平王仁英、淮南王仁光、西河王仁機、樂平王仁邕、潁川王仁儉、安樂王仁雅、丹楊王仁直、東海王仁謙。

南陽王綽，字仁通，武成長子也。以五月五日辰時生，至午時，後主乃生。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，故貶為第二。初名融，字君明，出後漢陽王。河清三年，改封南陽，別為漢陽置後。

綽始十餘歲，留守晉陽。愛波斯狗。尉破胡諫之，欻然斫殺數狗，狼藉在地。破胡驚走，不敢復言。後為司徒、冀州刺史。好裸人，畫為獸狀，縱犬噬而食之。左轉定州，汲井水為後池，在樓上彈人。好微行，遊獵無度，恣情強暴，雲學文宣伯為人。有婦人抱兒在路，走避入草，綽奪其兒飼波斯狗。婦人號哭，綽怒，又縱狗使食，狗不食，塗以兒血，乃食焉。後主聞之，詔鎖綽赴行在所。至而宥之，問在州何者最樂。對曰：「多取鯇歇，將蛆混看，極樂。」後主即夜索鯇歇一斗，比曉，得二三升，置諸浴斛，使人裸臥浴斛中，號叫宛轉。帝與綽臨觀，喜噱不已。謂綽曰：「如此樂事，何不早馳驛奏聞？」綽由是大為後主寵，拜大將軍，朝夕同戲。

韓長鸞間之，除齊州刺史。將發，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，奏云：「此犯國法，不可赦。」後主不忍顯戮，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，扼殺之。瘞於興聖佛寺，經四百餘日乃大斂，顏色毛髮皆如生。俗雲五月五日生者，腦不壞。

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，嫡母為家家，乳母為姊姊，婦為妹妹。

齊亡，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，請葬綽，敕所司葬于永平陵北。

琅邪王儼字仁威，武成第三子也。初封東平王，拜開府、侍中、中書監、京畿大都督、領軍大將軍，領御史中丞。遷大司徒、尚書令、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、大司馬。

魏氏舊制，中丞出，千步清道，與皇太子分路行，王公皆遙住車，去牛頓軛於地，以待中丞過。其或遲違，則赤棒棒之。自都鄴後，此儀浸絕。武成欲雄寵儼，乃使一依舊制。儼初從北宮出，將上中丞，凡京畿步騎，領軍之官屬，中丞之威儀，司徒之鹵簿，莫不

畢備。帝與胡後在華林園東門外，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。遣中貴驟馬趣仗，不得入，自言奉敕，赤棒應聲碎其鞍，馬驚人墜。帝大笑，以為善。更敕令駐車，傳語良久，觀者傾京邑。

儼恆在宮中，坐含章殿以視事，諸父皆拜焉。帝幸并州，儼恆居守。每送駕，或半路，或至晉陽乃還。王師羅嘗從駕，後至，武成欲罪之。辭曰：「臣與第三子別，留連不覺晚。」武成憶儼，為之下泣，舍師羅不問。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，所須悉官給。于南宮嘗見新冰綠李，還，怒曰：「尊兄已有，我何意無？」從是，後主先得新奇，屬官及工匠必獲罪。太上、胡後猶以為不足。儼嘗患喉，使醫下針，張目不瞬。又言於帝曰：「阿兄軟，何能率左右！」帝每稱曰：「此黠兒也，當有所成。」以後主為劣，有廢立之意。武成崩，改封琅邪。儼以和士開、駱提婆等奢恣，盛修第宅，意甚不平。嘗謂曰：「君等所營宅，早晚當就，何太遲也？」二人相謂曰：「琅邪王眼光弈弈，數步射人，向者暫對，不覺汗出。天子門奏事，尚不然。」由是忌之。

武平二年，出儼居北宮，五日一朝，不復得無時見太后。四月，詔除太保，余官悉解，猶帶中丞，且京畿。以北城有武庫，欲移儼於外，然後奪其兵權。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、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：「殿下被疏，正由士開間構，何可出北宮，入百姓叢中也？」儼謂侍中馮子琮曰：「士開罪重，兒欲殺之。」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，因贊成其事。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，請付禁推。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，後主不審省而可之。儼誑領軍厙狄伏連曰：「奉敕，令領軍收士開。」伏連以諮子琮，且請覆奏。子琮曰：「琅邪王受敕，何須重奏。」伏連信之，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，詰旦，執士開送御史。儼使馮永洛就台斬之。

儼徒本意唯殺士開。及是，因逼儼曰：「事既然，不可中止。」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，屯千秋門外。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。桃枝遙拜，儼命反縛，將斬之，禁兵散走。帝又使馮子琮召儼。儼辭曰：「士開昔來實合萬死，謀廢至尊，剃家家頭使作阿尼，故擁兵馬，欲坐著孫鳳珍宅上。臣為是，矯詔誅之。尊兄若欲殺臣，不敢逃罪；若放臣，願遣姊姊來迎臣，臣即入見。」姊姊即陸令萱也，儼欲誘出殺之。令萱執刀帝后，聞之戰慄。又使韓長鸞召儼。儼將入，劉辟強牽衣諫曰：「若不斬提婆母子，殿下無由得入。」廣甯、安德二王適從西來，欲助成其事，曰：「何不入？」辟強曰：「人少。」安德王顧眾而言曰：「孝昭殺楊遵彥，止八十人，今乃數千，何言人少？」後主泣啟太后曰：「有緣，更見家家，無緣，永別。」乃急召斛律光，儼亦召之。光聞殺士開，撫掌大笑曰：「龍子作事，固自不似凡人。」入見後主於永巷。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，授

甲將出。光曰：「小兒輩弄兵，與交手，即亂。鄙諺云：'奴見大家心死。'至尊宜自至千秋門，琅邪必不敢動。」皮景和亦以為然，後主從之。光步道，使人走出曰：「大家來。」儼徒駭散。帝駐馬橋上，遙呼之，儼猶立不進。光就謂曰：「天子弟殺一漢，何苦？」執其手，強引以前。請帝曰：「琅邪王年少，腸肥腦滿，輕為舉措，長大自不復然，願寬其罪。」帝拔儼帶刀環，亂築辮頭，良久乃釋之。收伏連及高舍洛、王子宜、劉辟強、都督翟顯貴于後園，帝親射之而後斬，皆支解，暴之都街下。文武職吏，盡欲殺之。光以皆勳貴子弟，恐人心不安，趙彥深亦云「《春秋》責帥」，於是罪之各有差。儼之未獲罪也。鄴北城有白馬佛塔，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。儼將修之，巫曰：「若動此浮圖，此城失主。」不從，破至第二級，得白蛇，長數丈，迴旋失之。數旬而敗。

自是，太后處儼于宮內，食必自嘗之。陸令萱說帝曰：「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，當今無敵，觀其根表，殆非人臣。自專殺以來，常懷恐懼，宜早為計。」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，亦請殺之。未決，以食輦密迎祖班問之。班稱周公殺管叔，季友鴆慶父，帝納其言。以儼之晉陽，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。元侃曰：「臣昔事先帝日，見先帝愛王，今寧就死，不能行。」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。九月下旬，帝啟太后曰：「明旦欲與仁威出獵，須早早還。」是夜四更，帝召儼，儼疑之。陸令萱曰：「兄兄喚，兒何不去？」儼出至永巷，劉桃枝反接其手。儼呼曰：「乞見家家、尊兄！」桃枝以袖塞其口，反袍蒙頭負出，至大明宮，鼻血滿面，立殺之，時年十四。不脫靴，裹以席，埋於室內。帝使啟太后，臨哭十餘聲，便擁入殿。明年三月，葬於鄴西，贈諡曰楚恭哀帝，以慰太后。

有遺腹四男，生數月，皆幽死。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。儼妃李祖欽女也，進為楚帝后，居宣則宮，齊亡，乃嫁焉。

齊安王廓，字仁弘，武成第四子也。性長者，無過行，位特進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

北平王貞，字仁堅，武成第五子也。沉審寬恕，帝常曰：「此兒得我鳳毛。」位司州牧、京畿大都督、兼尚書令、錄尚書事。帝行幸，總留台事。積年，後主以貞長大，漸忌之。阿那肱承旨，令馮士幹劾，系貞於獄，奪其留後權。

高平王仁英，武成第六子也。舉止軒昂，精神無檢格。位定州刺史。

淮南王仁光，武成第七子也。性躁又暴，位清都尹。次西河王仁機，生而無骨，不自支

持。次樂平王仁邕；次潁川王仁儉；次安樂王仁雅，從小有暗疾；次丹楊王仁直；次東海王仁謙，皆養于北宮。

琅邪王死後，諸王守禁彌切。武平末年，仁邕已下，始得出外，供給儉薄，取充而已。尋後主窮蹙，以廓為光州，貞為青州，仁英為冀州，仁儉為膠州，仁直為濟州刺史。自廓已下，多與後主死于長安。仁英以清狂，仁雅以喑疾，獲免，俱徙蜀。隋開皇中，追仁英，詔與蕭琮、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。未幾而卒。

後主子

後主五男：穆皇后生幼主；諸姬生東平王恪，次善德，次質德，次質錢；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，尋夭折。

齊滅，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，皆有封爵。其後不從戮者，散配西土，皆死邊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文襄諸子，咸有風骨。雖文雅之道，有謝間、平，然武藝英姿，多堪禦侮。縱咸陽賜劍，殲覆有徵，若使蘭陵獲全，未可量也。而終見誅翦，以至土崩，可為太息者矣。安德以時艱主暗，晦跡韜光；及平陽之陣，奮其忠勇，蓋以臨難見危，義深家國。德昌大舉，事迫群情，理至淪亡，無所歸命。廣甯請出後宮，竟不獲遂，非孝珩辭致，有謝李同，自是後主心識，去平原已遠。存亡事異，安可同年而說。

武成殘忍奸穢，事極人倫；太原跡異猜嫌，情非釁逆，禍起昭信，遂及淫刑。嗟乎！欲求長世，未之有也。以孝昭德音，庶可慶流後嗣，百年之酷，蓋濟南之濫觴。其云「莫效前人」之言，可為傷歎。各愛其子，豈其然乎？琅邪雖無師傅之資，而早聞氣尚，士開淫亂，多曆歲年，一朝剿絕，慶集朝野，以之受斃，深可痛焉。然專戮之釁，未之或免。贈帝謚恭，矯枉過直。觀過知仁，不亦異於是乎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